

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相思林云遠客遠游新過嶺每逢芳樹問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翫花云一樹梨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校無多去看到黃昏不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郎云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樂天也但俗子妄作樂天詩繆爲賞激以起東坡之誚耳

梅花橫參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

作也

致仕之失

大夫七十而致事謂之得謝美名也漢韋賢薛廣德疏廣疏受或縣安居以示子孫賣黃金以侈君賜爲榮多矣至於龔勝鄭弘輩亦詔策褒表郡縣存問合於三代敬老之義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寵以東宮師傅侍從耆艾若晁迥孫奭李柬之亦然宣和以前蓋未有旣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於是朝奉武翼

郎以上不以內外高卑率爲此舉其最甚而無理者雖宰相輔臣考終於位其家發哀卽服降旨聲鍾給賻旣已閱日方且爲之告廷出命綸書之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秦太師万俟丞相陳魯公沈必先王時亨鄭仲益是已其在外者非易箠屬纊不復有請間千百人中有一二焉則知與不知駭惜其死子弟游宦遠地往往飲泣不寧謁急奔命故及無事日不敢爲之紹興二十九年予爲吏部郎因輪對奏言

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當得致仕恩澤之
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後夷考
其平生非有贓私過惡於式有累者輒官其後
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乞厚其節
禮以厲風俗賢於率天下爲僞也太上覽奏欣
納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既
下三省諸公多以爲是而首相湯岐公獨難之
其議遂寢今不復可正云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自隆興以後
始帶宮觀使及提舉今嗣濮王永陽恩平安定
王以下皆然非制也

省郎稱謂

除省郎者初降旨揮但云除某部郎官蓋以知
州資序者當爲郎中不及者爲員外郎及吏部
擬告身細銜則始直書之其兼權者初云權某
部郎官洎入銜及文書皆曰權員外郎已是他
部郎中則曰權郎中至紹興末馮方以館職攝

吏部欲爲異則繫銜曰兼權尚書吏部郎官予嘗叩其說馮曰所被省劄只言權郎官故不敢耳予曰省劄中豈有尚書二字乎馮無以對然訖不肯改自後相承效之至今告命及符牒所書亦云權郎官固已甚野至於尚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諳熟故事馴以致然書之記注爲不美耳

水衡都尉二事

龔遂爲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議曹王生願從遂

不忍逆及引入宮王生隨後呼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爲丞予謂遂之治郡功效著明宣帝不以爲賞而顧悅其佞詞乎宜其起王成膠東之僞也楮先生於史記中又載武帝時召北海太守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自請與太守俱太守入宮王先

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守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如其言武帝大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於是以太守為水衡都尉王先生為丞二事不應相類如此疑即龔遂而楮誤書也

程嬰杵臼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弒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優加封爵勅令河東路訪尋遺跡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詔封

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廟食於絳後又以爲韓厥存趙追封爲公三人皆以春秋祠於祚德廟且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聖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兆域所在乎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他丘壠爲之詞以塞責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處厚之書進御即除將作丞狃於出位陳言以得寵祿遂有訐蔡新州十詩之事所獲幾何貽笑無極哀哉

戰國自取亡

秦以關中之地日夜東獵六國百有餘年悉禽滅之雖云得地利善爲兵故百戰百勝以予考之實六國自有以致之也韓燕弱小置不足論彼四國者魏以惠王而衰齊以閔王而衰楚以懷王而衰趙以孝成王而衰皆本於好兵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後表裏山河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而惠王數伐韓趙志吞邯鄲挫敗於齊軍覆子死卒之爲秦所困國日以蹙

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數世不振訖於殄國閔王承威宣之後山東之建國莫強焉而狃於伐宋之利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爲天子遂爲燕所屠雖賴田單之力得復亡城子孫沮氣子子自保終墮秦計束手爲虜懷王貪商於六百里受詐張儀失其名都喪其甲士不能取償身遭囚辱以死趙以上黨之地代韓受兵利令智昏輕用民死同日坑於長平者過四十萬幾於社稷爲墟幸不即亡終以不免此

四國之君苟爲保境睦鄰畏天自守秦雖強大豈能加我哉

臨敵易將

臨敵易將固兵家之所忌然事當審其是非當易而不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齮而勝趙以王翦易李信而滅楚魏公子無忌易晉鄙而勝秦將豈不可易乎燕以騎劫易樂毅而敗趙以趙括易廉頗而敗以趙葱易李牧而滅魏使人代信陵君將亦滅將豈可易乎

司空表聖詩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

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鷗聲帶晚饑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由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漢丞相

漢丞相或終于位或免就國或免爲庶人或致仕或以罪死其復召用者但爲光祿大夫或特

進優游散秩未嘗有除他官者也御史大夫則
間爲九卿將軍至東漢則大不然始於光武時
王梁罷大司空而爲中郎將其後三公去位輒
復爲大夫列卿如崔烈歷司徒太尉之後乃爲
城門校尉其體貌大臣之禮亦衰矣

冊禮不講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贈官皆行冊禮文宗大和
四年以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辭冊命
其言云臣此官已三度受冊有覲面目從之然

則唐世以爲常儀辭者蓋鮮唯國朝以此禮爲
重自皇后太子之外雖王公之貴率一章乞免
即止典禮益以不講良爲可惜

容齋一筆卷第十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一筆卷第十六則

將帥貪功

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旣老飯斗米肉米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於老臣者矣即馳

至金城圖上方畧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
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
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
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
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
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旣
平其國而有高甌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
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
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
傑也猶不免此况其下者乎

漢二帝治盜

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
百數上使使者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
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
起不發覺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
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

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時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爲治盜而武帝之嚴不若光武之寬其効可睹也

漢唐封禪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後二年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遂奏三十六事於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禪禮

唐太宗貞觀五年羣臣以四夷咸服表請封禪
詔不許六年復請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
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
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
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
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
展其誠敬乎已而欲從其請魏鄭公獨以爲不
可發六難以爭之至以謂崇虛名而受實害會
河南北大水遂寢十年復使房喬裁定其禮將
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泰山會星孛太微而罷
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禪之非
形諸詔告可謂著明然不能幾時自爲翻覆光
武惑於讖記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觀之蓋所以
累善政耳

漢封禪記

應劭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儀記正紀建武東
封事每稱天子爲國家其敘山勢峭峻登陟勞
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

徃徃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
中觀留馬仰望天闕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
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窅如無道徑遙
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
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
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復勉強相將行到天
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
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
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透

迤名曰環道徃徃有絙索可得而登也西從者
扶挾前人相牽後入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
頂如畫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
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暗濕前有燥地
目視而兩腳不隨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
家隨後道迫小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
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而謹但謹石無相應
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大醫令問起居
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

蹈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鷄
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
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凡記文之
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三觀亦
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畧唯劉昭補注東漢
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楊虞卿

劉禹錫有寄毘陵楊給事詩云曾主魚書輕刺
史今朝自請左魚來青雲直上無多地却要斜

飛取勢回以其時考之蓋楊虞卿也按唐文宗
大和七年以李德裕為相與之論朋黨事時給
事中楊虞卿蕭澣中書舍人張元夫依附權要
上干執政下撓有司上聞而惡之於是出虞卿
為常州刺史澣為鄭州刺史元夫為汝州刺史
皆李宗閔客也他日上復言及朋黨宗閔曰臣
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事
中中書舍人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然則虞卿
之刺毘陵乃為朝廷所逐耳禹錫猶以為自請

詩人之言渠可信哉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二六乘初九之剛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為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為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下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尚

監茲哉

漢誹謗法

漢宣帝詔羣臣議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赤地數千里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遂下獄繫再更冬會赦乃得免章帝時孔僖崔駰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為天子崇信聖道及後恣已忘其前善為鄰房生告其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下吏

受訊僖以書自訟乃勿問元帝時賈捐之論珠
厓事曰武帝籍兵厲馬攘服夷狄天下斷獄萬
數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
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
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考三人所
指武帝之失捐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罪或否豈
非夏侯非議詔書僖駟誹謗皆漢法所禁如捐
之直指其事則在所不問乎

誼向觸諱

賈誼上疏文帝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
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雖有愚幼
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
下不亂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此旣於
生時談死事至云傳之老母則是言其當終於
太后之前又目其嗣爲愚幼不肖可謂指斥而
帝不以爲過誼不以爲疑劉向上書成帝諫王
氏事曰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
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卑隸縱不

爲身柰宗廟何又云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此乃於國存時說亡語而帝不以爲過向不以爲疑至乞援近宗室幾於自售亦不以爲嫌也兩人皆出於忠精至誠故盡言觸忌諱而不自覺文帝以寬待下聖德固爾而成帝亦能容之後世難及也

小貞大貞

人君居尊位倒持大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身爲寄坐受人指麾危亡之形且立至矣故易有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之戒謂當以漸而正之說者多引魯昭公高貴鄉公爲比子謂此自係一時國家之隆替君身之禍福蓋有剛決而得志隱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槩論也漢宣帝之誅霍禹和帝之誅竇憲威宗之誅梁冀魏孝莊之誅爾朱榮剛決而得志者也魯昭公之討季氏齊簡公之謀田常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晉元帝之征王敦唐文宗之謀宦者潞王之徙石敬瑭漢隱帝之殺郭威剛決而失者也

若齊鬱林王知鸞之異志欲取之而不能漢獻帝知曹操之不臣欲圖之而不果唐昭宗知朱溫之必篡欲殺之而不克皆翻以及亡雖欲小正之豈可得也

唐詩戲語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譚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

李涉詩也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聽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

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
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何進高獻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太后悉罷中常侍
小黃門使還里舍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
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
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願復一入直得暫奉
望太后顏色死不恨矣子婦爲言之乃詔諸常
侍皆復入直不數日進乃爲讓所殺董卓隨以

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齊和士開在武成
帝世姦蠹敗國及後主嗣立宰相高獻與婁定
遠白胡太后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后欲留士開
過百日獻守之以死苦言之士開載美女珠簾
賂定遠曰蒙王力用爲方伯今當遠出願得一
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
進說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今已得入復何所
慮於是出定遠爲青州而殺獻後二年士開雖
死齊室亦亡嗚呼姦佞之難去久矣何進高獻

不惜隕身破家爲漢齊社稷計而張讓士開以
談笑一言變如反掌忠良受禍宗廟爲墟乃知
背脅癘疽決之不可不速虎狼在甯養之則自
貽害可不戒哉

南鄉掾史

金石刻有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其陰刻掾史
以下姓名合三百五十一議曹祭酒十一人掾
二十九人諸曹掾史書佐循行幹百三十一人
從掾位者九十六人從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
將三十六人其冗如此以晉史考之南鄉本
南陽西界魏武平荊州始分爲郡至晉泰始中
所管八縣才二萬戶耳而掾史若是之多掾史
旣然吏士又可知矣民力安得不困哉整乃宗
室安平王孚之孫也

漢景帝忍殺

漢景帝恭儉愛民上繼文帝故亦稱爲賢君考
其天資則刻戾忍殺之人耳自在東宮時因博
戲殺吳太子以起老溲之怨即位之後不思罪

已一旦於三郡中而削其二以速兵端正信用
晁錯付以國事及爰盎之說行但請斬錯而已
帝令有司劾錯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產皆棄
市七國之役下詔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
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
要斬周亞夫以功爲丞相坐爭封劾奴降將事
病免心惡之賜食不置箸叱之使起昧於敬禮
大臣之義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光武遣馮異
征赤眉救之曰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
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
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光武此言視景
帝詔書爲不侔矣

燕昭漢光武之明

樂毅爲燕破齊或讒之昭王曰齊不下者兩城
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
而王耳昭王斬言者遣使立毅爲齊王毅惶恐
不受以死自誓馮異定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
安人有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

王光武以章示異異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
國家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及異破隗
囂諸將欲分其功璽書誚大司馬以下稱異功
若丘山今人咸知毅異之爲名將然非二君之
明必困讒口矣田單復齊國信陵君敗秦兵陳
湯誅郅支盧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
安卻符堅慕容垂挫桓温史萬歲破突厥李靖
滅吐谷渾郭子儀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
師皆有大功於社稷率爲譖人所忌或至殺身
區區庸主不足責唐太宗亦未能免營營青蠅
亦可畏哉

周南召南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
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
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
始之道据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爲南字
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
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公自不

相涉也

易中爻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蓋震體云他皆類此

容齋一筆卷第十一

容齋一筆卷第十二 十八則

利涉大川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益中孚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蓋坎爲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爲木木可爲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則中爻有坎同

容齋一筆卷第十一

容齋一筆卷第十二 十八則

利涉大川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益中孚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蓋坎爲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爲木木可爲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則中爻有坎同

人大畜則中爻有巽頤之反對大過方有巽體
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
利涉云

光武棄馮衍

漢室中興固皆光武之功然更始既即天子位
光武受其爵秩北面爲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
詔令罷兵辭不受召於是始貳焉更始方困於
赤眉而光武殺其將謝躬苗曾取洛陽下河東
翻爲腹心之疾後世以成敗論人故不復議予

謂光武知更始不材必敗大業逆取順守尚爲
有辭彼鮑永馮衍始堅守并州不肯降下聞更
始已亡乃罷兵來歸曰誠慙以其衆幸富貴其
忠義之節凜然可稱光武不能顯而用之聞其
言而不悅永後以他立功見用而衍終身擯斥
羣臣亦無爲之言者吁可歎哉

恭顯議蕭望之

弘恭石顯議置蕭望之於牢獄漢元帝知其不
肯就吏而訖可其奏望之果自殺帝召顯等責

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乃已王氏五侯奢僭成
帝內銜之一旦赫怒詔尚書奏誅薄昭故事然
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竇憲恃宮掖聲勢奪公
主園章帝切責有孤雛腐鼠之比然竟不繩其
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固深譏之矣司馬公謂元
帝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其欺
既明終不能治可謂易欺而難寤也予謂師傳
大臣進退罪否人主當決之於心何爲謀及宦
者且望之先時已嘗下廷尉矣使其甘於再辱
忍恥對吏將遂以恭顯之議爲是耶望之死與
不死不必論也成帝委政外家先漢顛覆章帝
仁柔無斷後漢遂衰皆無足責

鼂錯張湯

鼂錯爲內史言事輒聽幸傾九卿及爲御史大
夫權任出丞相右張湯爲御史每朝奏事國家
用日旰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蕭望之爲
御史意輕丞相遇之無禮三人者賢否雖不同
然均爲非誼各以他事至死抑有以致之邪

逸詩書

逸書逸詩雖篇名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義不復
可考而孔安國注尚書杜預注左傳必欲強爲
之說書汨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單作明居
注云咎單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左傳國子
賦轡之柔矣注云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
之御剛馬如此之類予頃教授福州日林之奇
少穎爲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
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
橐籥畧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嘉林君有書解
行於世而不載此語故爲表出之

刑罰四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
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子以折獄
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
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
下卦爲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
卦觀象必以文明爲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

何邪

巽爲魚

易卦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四無魚井內卦爲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爲巽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爲姤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爲遯則六二九三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爲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爲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陰爲剝則巽始亡

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或曰說卦不言巽爲魚今何以知之曰以類而知之說卦所不該者多矣如長子長女中女少女見於震巽離兌中而坎艮之下不言爲中男爲少男之類他可推也

三省長官

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爲少府官屬與太官湯官上林諸令品秩畧等待中但爲加官在東漢亦屬少府而秩稍增尚書令爲千石然銅印墨

綬雖居幾要而去公卿甚遠至或出爲縣令魏
晉以來浸以華重唐初遂爲三省長官居眞宰
相之任猶列三品大曆中乃升正二品入國朝
其位益尊敘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爲親王
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才
五人范魯公質趙韓王普丁晉公謂馮魏公拯
韓魏王琦尚書令又最貴除宗王外不以假人
趙韓王韓魏王始贈眞令韓公官止司徒及贈
尚令乃詔自今更不加贈蓋不欲以三師之官

贅其稱也政和初蔡京改侍中中書令爲左輔
右弼而不置尚書令以爲太宗皇帝曾任此官
殊不知乃唐之太宗爲之故郭子儀不敢拜非
本朝也

王珪李靖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老姑爾
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
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
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

云云 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
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
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
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
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
萬壽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觀此詩疑指王
珪珪相唐太宗贈禮部尚書然細考其事大不
與史合蔡條詩話引唐書列女傳云珪母盧氏
識房杜必貴質之此詩則珪母乃杜氏也桐江

詩話云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按唐
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
玄齡杜如晦善二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
貴蔡說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爲盧皆不足辨但
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以權相
傾珪爲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
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
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擊之以取功
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

兄弟不睦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還
任用久之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
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
盡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
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
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別無
姓王者真不可曉也又有杜光庭虬鬚客傳云
隋煬帝幸江都命楊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
往謁竊其一妓道遇異人與俱至太原因劉文
靜以見州將之子言其真英主傾家資與靖使
助創業之舉即太宗也按史載唐公擊突厥靖
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後高祖定京師將斬
之而止必無先識太宗之事且煬帝在江都時
楊素死已十餘年矣此一傳大抵皆妄云

虎夔藩

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烹寒泉窟
伐燭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
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

客齋二筆 卷之十一
課伐木詩序云課隸人入谷斬陰木晨征暮返
我有藩籬是闕是補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
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撞突夔人屋壁列樹白
桃鏝焉墻實以竹示式過爲與虎近混淪乎無
良賓客其詩句有二藉汝跨小籬乳獸待人肉
虎穴連里閭久客懼所觸乃知魯直用此序中
語然杜公在夔府所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
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用之又寺齋睡
起絕句云人言九事八爲律儻有江船吾欲東

按主父偃傳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
諫伐匈奴謂八事爲律令而言則爲字當作去
聲讀今魯直似以爲平聲恐亦誤也

曹操用人

曹操爲漢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
後世之所難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
濟大事無待贅說其餘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
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恐關中諸將爲害則屬
司隸校尉鍾繇以西事而馬騰韓遂遣子入侍

當天下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祇任峻建立屯田而軍國饒裕遂芟羣雄欲復鹽官之利則使衛覬鎮撫關中而諸將服河東未定以杜畿爲太守而衛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習爲刺史而邊境肅清揚州陷於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恩化大行馮翊困於鄜盜付之鄭渾而民安寇滅代郡三單于恃力驕恣裴潛單車之郡而單于讐服方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出徙於洛鄴者至八萬口方

行馬超之兵聞當發徙驚駭欲變命趙儼爲護軍而相率還降致於東方者亦二萬口凡此十者其爲利豈不大哉張遼走孫權於合肥郭淮拒蜀軍於陽平徐晃却關羽於樊皆以少制衆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之時非幸也

漢士擇所從

漢自中平黃巾之亂天下震擾士大夫莫不擇所從以爲全身遠害之計然非豪傑不能也荀彧少時以潁川四戰之地勸父老亟避之鄉人

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宗族往冀州袁紹待以
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去而從曹操
其鄉人留者多爲賊所殺袁紹遣使迎汝南士
大夫和洽獨往荊州劉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
以不從本初避乎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又
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其留者多爲表
所害曹操牧兖州陳留太守張邈與之親友郡
士高柔獨以爲邈必乘間爲變率鄉人欲避之
衆皆以曹張相親不然其言柔舉家適河北邈

果叛操郭嘉初見袁紹謂其謀臣辛評等曰智
者審於量主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難與共
濟大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蓋去乎評等曰袁
氏今最強去將何之嘉不復言遂去依曹操
召見與論天下事出曰真吾主也杜襲趙儼繁
欽避亂荊州欽數見奇於表襲曰所以俱來者
欲全身以待時耳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及
天子都許儼曰曹鎮東必能濟華夏吾知歸矣
遂詣操河間邢顛在無終聞操定冀州謂田疇

曰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顛天民之先覺者也孫策定丹陽呂範請暫領都督策曰子衡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範曰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從之周瑜聞策聲問便推結分好及策卒權立瑜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服事焉諸葛亮在襄陽劉表不能起一見劉備事之不疑此諸人識見如是安得

困於亂世哉

劉公榮

王戎詣阮籍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此事見戎傳而世說爲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

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二者稍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蒙一杯於人乎東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蓋用前事也

元豐官制

元豐官制初成欲以司馬公爲御史大夫又將俟建儲時以公及呂申公爲保傅元祐初起文潞公於旣老議處以侍中中書令爲言者所攻

乃改平章軍國重事自後習以爲制不復除此等官以謂前無故事其實不然也紹興二十五年中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爲國子祭酒近歲除莫濟秘書監濟辭避累日然後就職已而李燾陳騏鄭丙皆爲之均曰職事官何不可除之有

耳餘袁劉

張耳陳餘少時爲刎頸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

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翟讓提兵授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於歡手紹密歎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玄德之長者而忍爲此邪

周漢存國

周之初諸侯千八百國至王赧之亡所存者才八國耳七戰國與衛也然趙韓魏分晉而立齊田氏代姜而興其有土各不及二百年俱非舊

邦秦始皇乃呂氏子楚幽王乃黃氏子所謂嬴辛之先當不歆非類然則惟燕衛二姬姓存而衛至胡亥世乃絕若以爲召公康叔之德則周公豈不及乎漢列侯八百餘人及光武而存者平陽建平富平三侯耳建平以先降梁王永奪國平陽爲曹參之後富平爲張安世之後參猶有創業之功若安世則湯子也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然輕重其心殺人亦多矣獨無餘殃乎漢侯之在王莽朝皆不奪國光武乃但許

宗室復故餘皆除之雖齊侯亦不紹封不知曹
張兩侯何以能獨全也

曹操殺楊脩

曹操殺楊脩之後見其父彪問曰公何瘦之甚
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
操爲之改容古文苑載操與彪書數脩之罪以
爲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
大累便令刑之且贈彪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
一枝青犢牛二頭八百里驊騮馬一匹四望通

幘七香車一乘驅使二人又遺其妻裘鞞有心
青衣二人錢絹甚厚卞夫人亦與袁夫人書云
賢郎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明公性急輒行軍
法以衣服文絹房子官錦香車送之彪及袁夫
人皆答意引愆致謝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
袁公四世宰相爲漢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
死其手幸矣嗚呼危哉

古人重國體

古人爲邦以國體爲急初無小大強弱之異也

其所以自待及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執言備
辭非賢大夫不能盡楚申舟不假道於宋而聘
齊宋華元止之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
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
殺之及楚子圍宋既急猶曰城下之盟有以國
斃不能從也鄭三卿爲盜所殺餘盜在宋鄭人
納賂以請之師慧曰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
宋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其賂晉韓
宣子有環在鄭商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大國

之求無禮以斤之何廢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
位矣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
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爭貢賦之次子大叔咎
之子產曰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鄭駟偃娶于
晉偃卒鄭人舍其子而立其弟晉人來問子產
對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
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楚囚鄭印
董父獻于秦鄭以貨請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
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鄭國

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弗從秦人不于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讀此數事知春秋列國各數百年其必有道矣

容齋一筆卷第十二

容齋一筆卷第十三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蓋諫說之難自古以然至於知其所欲說迎而拒之然卒至於言聽而計行者又爲難而可喜者也秦穆公執晉侯晉陰飴甥往會盟其爲晉游說無可疑者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曰必報讐君子曰必報德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謂之不免君子以爲必歸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遂歸晉侯

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弗從秦人不于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讀此數事知春秋列國各數百年其必有道矣

容齋一筆卷第十二

容齋一筆卷第十三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蓋諫說之難自古以然至於知其所欲說迎而拒之然卒至於言聽而計行者又爲難而可喜者也秦穆公執晉侯晉陰飴甥往會盟其爲晉游說無可疑者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曰必報讐君子曰必報德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謂之不免君子以爲必歸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遂歸晉侯

秦伐趙趙求救於齊齊欲長安君爲質太后不肯曰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后盛氣而胥之入知其必用此事來也左師徐坐問后體所苦繼乞以少子補黑衣之缺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於婦人然後及其女燕后乃極論趙王三世之子孫無功而爲侯者禍及其身后既寤則言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於是后曰恣君之所使長安遂出質范雎見踈於秦蔡澤入秦使人宣言感怒雎曰燕客蔡澤天

下辯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奪君位雎曰百家之說吾旣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奪我位乎使人召澤謂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有之乎對曰然即引商君吳起大夫種之事雎知澤欲困已以說謬曰殺身成名何爲不可澤以身名俱全之說誘之極之以閔夭周公之忠聖今秦王不倍功臣不若秦孝公楚越王雎之功不若三子勸其歸相印以讓賢雎竦然失其宿怒忘其故辯敬受命延入爲上客卒之代爲秦相

者澤也秦始皇遷其母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殺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請諫王召鑊將亨之焦數以桀紂狂悖之行言未絕口王母子如初呂甥之言出於義左師之計伸於愛蔡澤之說激於理若茅焦者真所謂劇虎牙者矣范睢親困穰侯而奪其位何遽不如澤哉彼此一時也

韓馥劉璋

韓馥以冀州迎袁紹其僚耿武閔純李歷趙浮程渙等諫止之馥不聽紹既至數人皆見殺劉璋迎劉備主簿黃權主累名將楊懷高沛止之璋遂權不納其言二將後爲備所殺王浚受石勒之詐督護孫緯及將佐皆欲拒勒浚怒欲斬之果爲勒所殺武純懷沛諸人謂之忠於所事可矣若云擇君則未也嗚呼生於亂世至死不變可不謂賢矣乎

蕭房知人

漢祖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上罵曰諸

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
易得至如信國士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
與計事者乃拜信大將遂成漢業唐太宗爲秦
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喬曰去者雖多不
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
晦無共功者乃表留幕府遂爲名相二人之去
留係興替治亂如此蕭房之知人所以爲莫及
也樊噲從高祖起豐沛勸霸上之還解鴻門之
厄功亦不細矣而韓信羞與爲伍唐儉贊太宗
建大策發蒲津之謀定突厥之計非庸臣也而
李靖以爲不足惜蓋以信靖而視噲儉猶熊羆
之與狸狌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必待將如
韓信相如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寘蕭
房於帷幄中拔茅彙進則珠玉無蹊而至矣

俞似詩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
堂後壁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鈴轄俞似之妻趙
夫人所書詩句洒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道健